



开卷文丛

主编

主编
蔡玉洗

执行主编

董宁文

像得那么巨大。我们珍惜这样的文字。

和而不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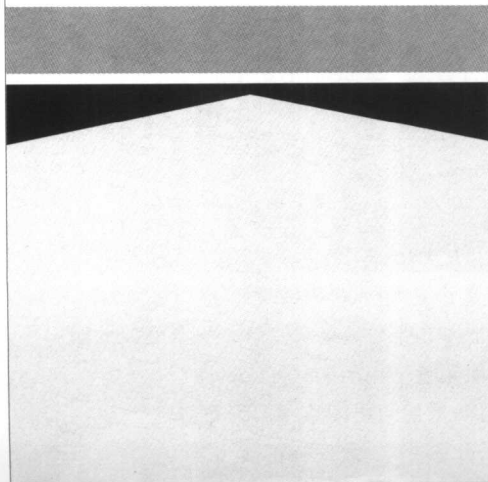
辛丰年
严锋
岳麓书社

岳麓书社

和而不同

辛丰年
严 锋

岳麓书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而不同/辛丰年,严锋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05(开卷文丛)

ISBN 7—80665—560—3

I. 和... II. ①辛...②严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2220 号

·开卷文丛·

主编 蔡玉洗 执行主编 董宁文

和而不同

作 者:辛丰年 严锋

责任编辑:杨云辉

封面设计:速泰熙

内文设计:速泰熙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200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6.75

字数:142 千字

印数:1—4,000

ISBN7—80665—560—3/I·714

定价:13.50 元

承印:长沙健峰彩印有限公司

地址:长沙市张公岭高家坡路 1 号(芙蓉工业园)

邮编:410015 电话:0731—4633988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和而不同

辛丑年

作者手迹



目 录

甲 编

- [3] · 字迹虽隐,心迹昭然
——关于曾国藩三封家书的杂感
- [10] · 了解战争 思索历史
- [16] · 想重读而不可得的书
- [20] · 虱多不痒?
- [24] · 跟踪读书的苦乐
- [28] · 假话与真情
——读《周佛海日记》
- [35] · 髡刑古今
——温故知新一得
- [39] · 藤花馆中一过客
- [46] · 细节传真
——读史笔记

- [5 2] · 重读《卡沙诺伐》
——兼忆盗版西书
- [6 0] · 六十年前的惜别
——忆先师王蘧常先生
- [6 6] · 史海寻声
- [7 3] · 沧桑之后又相逢
- [7 9] · 对话无声却有情
——读《热河日记》
- [9 0] · 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光色影
- [9 3] · 杂食者零札
- [9 6] · “书斋”垮了
- [9 8] · 杂食书虫的残梦

乙 编

- [1 0 7] · 好书
- [1 1 8] · 好书Ⅱ
- [1 2 8] · 好看
- [1 3 9] · 当我们同在一艘船
- [1 4 3] · 爱恨梁羽生
- [1 4 8] · 古龙印象
- [1 5 2] · 像金庸一样好看
- [1 5 7] · 老作文
- [1 6 5] · 在精神的外省
- [1 7 0] · 此红楼和彼红楼
- [1 7 4] · 屏幕上的书

- [1 7 8] · 历史小说的境界
- [1 8 3] · 新希望
- [1 8 7] · 《九三年》
- [1 9 0] · 《指环王》和我们的世界
- [1 9 7] · 漂泊的精魂
- [2 0 1] · 在反抗和逃离之间
——读《海边的卡夫卡》
- [2 0 6] · 编后记(严晓星)

甲 编



字迹虽隐，心迹昭然

——关于曾国藩三封家书的杂感

《读书》去年九月号的“新书录”报道《曾国藩全集》出版，文中有句话：“……有时或令人觉其恂恂有儒者之风……虽然这绝非作者的全面。”

小学生时代常常看到，有的人家并不喜欢读书，却少不了有一部《曾文正公家书》。上四马路“文化街”去，这书更是随手可得，从扫叶山房石印本到什么一折八扣的铅印本。文正公的大人物形象便在心中印下了。

这形象的起变化，当然同历史知识的增长有关，但还有一个原故，是知道了有些我不能不痛恨的人，对曾氏是奉之若神明的。其中便有那个自封中山信徒，对异己者不论是“密裁”还是公开屠戮都心不动手不软的“委座”。

一个人总是从正、反、侧等多方面长知识，长见识。后来又读过一些资料，曾氏这个“矛盾人物”的形象又多面化了。这个



曾国藩像

恂恂儒者，精义理善词章，又是以书生而“操杀人之业”的实干家，对于牵制历史车轮的运转，他起了并非不足道的作用。满汉统治者尊崇他是毫不足怪的。可怪者辛亥革命以后他那影响并没有消失，俨然还是许多人心龕中的圣哲！

几年前看到一则有关曾氏的掌故，颇有些悚然，但随即便又深愧自己头脑简单大惊小怪了。

那是从民国时人黄濬(秋岳)的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中发现的。记的是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前夕曾氏三通家信之事，都是写给乃弟国荃的。曾老九是攻打天京的清军的主角。《花随》作者说：

“以行世本校之，有一通未辑入，余二通皆经删改。”

这不予辑入和删改，正是大有文章！

其中四月二十日夜的那封写道：“……余意欲奏请李少荃（按即李鸿章）前来金陵会剿。”——但他又觉得这样办有利有弊。利在李部洋炮多，可以早日把天京攻下，省却乃弟的心血，而弊在李“气焰颇大”，怕曾国荃受气，且李部淮军“骚扰骄傲”，“恐欺侮湘勇，克城时恐抢夺不堪”。因此又“不愿请来与弟共事……特此飞商……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，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，则飞速复函。余不得弟复信，断不轻奏先报”。

行世的《家书》整篇删而不录的就是这封。这原故无须猜详，信中气味同“尽忠谋国”的公开形象未免不大吻合！

第二封信，五月十六日的，堪称“要害”，不能不多抄原文：

夜来又细思，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。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。后之论者曰……少荃克苏州，季高（按即左宗棠）克杭州，金陵一城沉（按即曾国荃）与荃各克其半而已。此亦非甚坏之名也……如弟必不求助于人，迁移日久，肝愈燥，脾愈弱，必成内伤（按：曾国荃当时“心血亏损”，病得不轻），兄弟二人皆将后悔，不如及今决计，不着痕迹……

接下去便出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三个字。请看：

少荃将到之时，余亦必将赶到金陵会剿，看热闹也。
（着重号自然是笔者加的。）

《花随》中说明：“案此信删一百零九字。尤妙者‘看热闹’三字节去。”

另一本笔记，瞿兑之的《人物风俗制度丛谈》中有与此相同的记述。

五月十七日的第三封信，仍是商量此事，后来删去二十二字。

尽管曾氏苦心劝说，后来会剿之事并未实现。李军没来，攻克金陵的“美名”便归曾国荃独享了。

且听《花随》作者对这件公案作何议论。虽然逻辑颇奇，却又反照出景仰曾氏者的心态，也值得一抄：

“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虑分功生隙。其心事曲折，此三书和盘托出。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，勿宁佩其谋国之至忠”。“文正欲借助淮军正以其有大炮之故。诸帅忌嫉，湘淮相轻……而文忠已逆知忠襄（按即曾国荃）不欲他人攘其功，卒托词炮不宜于夏，谢不往，非只为忠襄，乃为文正也。”

在顶礼膜拜者心中，偶像虽伪亦善。反正，“经”与“权”都掌握在圣贤们手里。

虽为贤者辩，他却又并不为尊者讳，而且情不自禁地说出了“尤妙者……”这种皮里阳秋的话。但我们完全信得过他，无中生有，厚诬他心目中的“中兴名臣”，那是决不会的。这三通信的原迹，据云是从曾老九后人手中流散出去，为罗叔章其人所得了。至于校阅过《花随》书稿的瞿兑之（即瞿蜕园），他岳母是曾氏的女儿。他的记述也不大可能失实吧。

凡夫读史，无非为了解惑求真知。妄测那删削“看热闹”三字的背后，恐怕并非由于对那些活该诛灭的“发逆”忽然生了惻

隐之情(虽然“亚圣”也说过“不忍之心人皆有之”);合理的推论是写信者后来想起,在屠城的“热闹”场面中,肝脑涂地的也有那些追随他血战多年的湘勇。比如攻城头奖获得者(虽然后来也有争议),伤重毙命的李臣典就是一个。将这些人也列在被“看热闹”的对象中,确乎不妥!

不删是不行的。而这正是写信者亲手删的。《花随》对此也有具体交代,是目睹原信真迹的袁海观(树勋)说的:“诸书删改皆文正自为之。”此人曾在曾氏金陵总督衙门里“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抄,已有必传之意”。

想抹掉字迹反而露出心迹,这类例子恐怕历史上是并不难找的。窃国大盗袁世凯用心写了关于戊戌政变的日记。其中并无向荣禄告密之事。写《张謇传》的刘厚生指出这是后来追记且经过秘书张一麀加工的。(《张謇传》七十九页)刘氏论道:假如老袁对此闭口不谈,人们也无从指实,一编造这日记,那便等于自供了。

爱·克拉克肖在《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》前言中说得警拔:“回忆录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事实,而在于它常常无意暴露的思想状况。”其实,“思想状况”岂不正是极其重要的事实,而且是假不了的事实?

三封信,尤其那三个字的删改,只看通行本《家书》的人是不知道的。当年上了《褒忠录》进了“昭忠祠”的幽魂们更是想不到的。然而字迹虽隐而心迹昭然,这三个字应该用强光灯来烛照一番,也不妨说是人物肖像的“颊上三毫”——只是人物自己是不想让它添上去罢了。

索性联想开去:涂改李秀成自白,奏报天京缴获不实,以及后

来办理天津教案，明知会“内疚神明，外惭清议”，然而他这个曾对洋人强加于中国的条约“阅之不觉呜咽”的人，到底还是杀了无辜之民以谢洋人……这种种也就都合乎此人与历史的逻辑了。

然而那三字中透出的精神状态，比血洗天京的行为本身更加令人难以忘却。古来以残虐娱心快意的事例，似乎出之暴君之类的居多。以儒言儒服而又忽地露此种相，联想加尔文的火焚异端，马丁路德诅咒起义农民该死，似乎庶几近之了！

那精神状态，怕也是有渊源的。残虐心理固然是“狗抓地毯”，看戏心理又何尝没有传统。清人笔记中记着某“怪人”为了修养“不动心”的本事，有意常到杀人场仔细观看。其实道学家“以理杀人”也就是“不动心”的，更何况曾氏这种为了捍卫名教自觉地操戈卫道之士。不过杀人场边看了血肉狼藉的情景而大感愤懑，几天吃不下饭的人也是有的。在曾氏手下经办过洋务的容闳恰恰是一个。

三通信中“和盘托出”的诚与伪，也大可深味。如其随手给他贴上一个伪道学君子的标签，又嫌简单化了。诚伪相杂而又诚伪相济，难分难辨，恐怕不少历史中的矛盾人物有这复杂相。虽说是替天行道，有时也不能不“天人交战”的。

《花随》中所记曾氏轶闻还有好几则，同正史野史中别的史料串起来思索，有助于从正、反、侧诸方面去审视人物与历史，以获得较为立体的印象。于是也更加觉得，只有多读多想，才可能免于简单化。

然而又不期而然想起知堂的一篇文章：《读思痛记》。文中说什么“洪杨之事今世艳称，不知其惨痛如此”。（《知堂书话》七三七页）博览群书的知堂，即便未曾注意到《花随》中的记述，

清人野史中关于官军“如剃如篦”的德政的话，“曾剃头”的雅号，似乎是不该忘记的。而且知堂早在一九二七年也曾并不含糊地指出，吴稚晖毫无心肝地嘲笑清党中被害者是“千年老尾露出”。（《谈龙集》二八三页）那么这又似乎告诉人们，知人论世的全或偏，又殊不一定决定于所知信息的多或少了。

我想，以往那些家藏一部曾氏家书的人，自然是拿它当作自己和子弟们修身齐家的教本看的了。如今，设想将此类被着意删改的部分（未必仅仅《花随》中提供的这些）和传世通行的本子，以及文集中那些以正心诚意谆谆教人的话合而观之，那一定是真正有益的。这样才比较的“全”，不但文字“全”了，更要紧的是我们看到的人物比较全，也比较真了。

（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，上海古籍书店一九八三年据一九四三年印本影印出版）



了解战争 思索历史

10

“海湾”烽火连天之际，我找出几年前买到的《现代战争指南》重读一遍。

军事学术同我不搭界，也从不研究战争问题。只是性好读史。一部二十四史，前人说是“相斫书”。撇开了二次大战及其前因后果，又从何了解现代史。所以也常涉猎介绍军事知识的读物。偶然见到这本《指南》，一读便放不下来。今天“带着新问题”重读，又读出新的意思。我当它一本好科普读物来读。

《指南》作者美国人詹姆斯·邓尼根，是此道专家。他写的这本书，既有学术性，也适合普通人阅读，因而一度在美国成了畅销书。

书中大量的统计表格，提供出有关战争问题的数据。一部分文字也便是这些表格的说明。我们不妨先不去碰这些专业性的资料，免得冲淡了阅读兴趣。

我觉得有吸引力的不仅是它展开的一幅战争知识全景图，而